重刊靜脩劉先生文集序

進賢浚學方義壯猷

予束髮時究觀宋元間史策見容城劉先生義不仕元心竊慕之以為魯西生晉五柳其人也而無繇一至其鄉寄吊古之思萬曆歲丁亥予更領先生邑事剪蕪先生祠下問於邑中諸長老僉謂予言先

北京圖書館藏

生昔家邑之垢市村今嗣裔族氏
久湮沒惟是丘墓幸在
文皇帝所賜祠額恭豆自陰少然脩
葺之後日漸圮且廢矣曰嗟乎劉
先生何淪落至此哉越數月於府
城購獲先生丁亥集并遺文數卷
然字句訛舛至不可讀於是為請
於
郡伯昆陵顧公許重梓焉無何顧公
被
命治兵三關而
太原李公至郡予復請如初並命
諸生孫重捷王衍祚侯進之分訂
類校共得詩文凡若干卷方義壯
曰天地之氣宋元之際極矣以吳
臨川許平仲之賢而猶然甘心之

也先生把春宮之命辭集賢之拜
溟作詩以自見曰區區此世真何
物落落平生只寸心盡有味乎其
言之矣隱居三台教授生徒希聖
有解河畝有辯周易發微學士家
有載誦者此其明翼經傳之功足
等吳許而出處之正視兩生不赴
綿蕞五柳平老紫桑疊山謝氏後

先生一人而已渡江之賦謂先生
少年之作遜言之意非耶今容新
二邑博士弟子多遂於易名卿節
士往往由學易起家垢市歲昔河
忠先生丘墓近之屹然砥柱如故
嗟乎先生文章淑人心節義參造
化斯亦足以類推也夫予生也晚
無能窺先生奥旨領牧踰年景先

生之烈而慶文獻之在茲也梓人
告成事敢僭序末簡庸識歲月仰
答
顧公李公先後委勤大都云
萬曆十六年戊子冬十二月既望

皇帝聖旨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
哈剌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垂遺言之未
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為切覩故徵士集賢
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
城郡公謚文靖靜脩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溫
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為文務去乎陳言
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
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嘗滿丘園
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溪居而簡出雖立

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
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
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録皆得録梓以
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録詩
文附録共三十卷於各跢儒學錢糧多處刊行
傳布則上可以裨
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為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
行准此憲司今將項上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
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
嘉興路總管府
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書吏劉從心等承
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奉直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元答
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楊
儒林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哈剌那海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通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實理門

靜脩先生文集總目

第一卷

理學類七首　說類十首

記類十二首　序類十七首

書類十三首

第二卷

文類七首　題跋類十一首

疏類四首　贊類八首

雜著類四首　銘類二首

碑銘誌表類十三首　哀辭類一首

第三卷　五言古詩類八十六首
賦類三首
第四卷
七言古詩類六十三首
第五卷
五言律詩類一百首
第六卷
七言律詩類二百零五首
第七卷
五言絕句詩類五十二首
第八卷
七言絕句詩類二百四十二首
第九卷
和陶詩類七十五首　辭類二首
雜言類十首　樂府類三十三首
先世業事記十二首
第十卷
附錄追贈靜脩文類十三首內缺二首不記

靜脩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理學類
希聖解　叙學
河圖辨　太極圖後記
中孚彖　節彖
櫝著記
說類
唯諾說　唯諾後說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惠齋說　皇甫異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勉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記類

宣化堂記　歸雲庵記
何氏二鶴記　剛風記
饗餐古器記　輞川園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退齋記
麟齋記　[illegible]記
[illegible]庵記　[illegible]園記

序類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集註陰符經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內經類編序　送張仲賢序
送郝季常序　送程良佐序
李公勉淺初名序　贈林詩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靜華君墨竹詩序

書類
答田尚書　答何尚書
答張推官　答王判官
答勸農　答仲誠問文千
答醫者羅謙父

第二卷

文類
釋菜先聖文　弔荆軻文
告峩山龍湫文　祭御史文
祭王利夫文　祭楊待制文
祭彥才文
題跋類
書饕餮圖後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書王維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後　書康節詩後
題高允圖後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題婁生平鈔摸本後

疏類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提學疏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贊類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廉泉真贊　田先生真贊
可庵道士真贊　王光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張大經畫贊
雜著類
讀藥書漫記二條　叙節婦賈韓
武遂楊翁遺事　書畫後自警
銘類
王孝女旌門銘并叙　友松軒銘并叙
碑銘誌表類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明威將軍後衛親君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清苑尹郎律公遺愛碑

武強尉孫君墓銘　新安王生墓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孝子田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哀辭類
玉田楊先生哀辭并叙
第三卷
賦類
橫翠樓賦　苦寒賦
渡江賦

五言古詩類
經古城　雪蘭公祠
仙臺　黃金臺
張燕公讀書臺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名飲山亭
西山　池二
歡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雲
集陶句二首
晨起書事丁酉三月二十八日　偶書

遊天城
遊源泉
玉溪精廬
隱仙谷
遊雲水庵
題歲寒亭
泛舟西溪
食飲山中
喜雨以雨我公田分韻得我字
雪巷酒分韻得知字
種松
詠梅
白蓮
玉簪
播花圖
八月十七日望
四皓二首
嚴光
翟節婦詩并叙
燕歌行
吳山夜雪圖
白馬篇
荅樂天問三首
代来使荅淵明
幽禽
寓意
又二首
有懷
獨酌
月下獨酌
九日登沙崖
書堂谷晏坐
游龍宮
登聖泉庵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分韻得却之
秋晚登西山
九日携諸生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飛泉亭　六華峯
寄宋生　送劉校書回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叙　凡物
植榴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以下五首學東坡小圃五咏
地黄　甘菊
薯蕷　黄精
郭翁詩并叙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
李從事北上　行家園藥畦
種芋　蜀葵
重游此溪分韻得星保定諸公
擬古三首　秋夕感懷
匏瓜亭　寄故人

第四卷

七言古詩類

桃源行　明妃曲
塞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飲後
西山　登荆桐山
薛稷雙鶴　幼安潛足圖

采菊圖
雪翠軒
飲山亭雨後
李賀醉吟圖
陳氏庄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續十二依詩
蠶吾王翁畫像并叙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宋理宗緝熙殿記
歸去來圖
山中
巫山圖
後賦赤壁圖
采石圖
宋理宗書宮扇并叙
送林生還鄂并叙
宋徽宗明周準人馬圖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金太子允恭墨竹
渡白溝
白鴈行
過易水登西樓
登鎮州龍興寺閣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七門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霸陵圖
趙生水墨虎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奩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雪翠軒觀太寧谷
雪浪石
烟霞觀雲巢松
瘍醫詩卷

明河秋夕圖　美人
玉簪　荆南送橘
食筍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椰瓢　南溪竹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脩
同作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元章論書帖
阿寅百晬　友人送枳朮丸

記夢　又

第五卷

五言律詩類

除夕　晚上易臺
登武陽　鄉郡南樓懷古
滿城道中　夏夜
重遊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二首　生日
虞帝廟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水亭夏日
秋望
早發
宿田家
重渡
登鎮陽和門
文章
周御
書堂旅夜
白菊
野興
雜詩五首
偶書
半世
臣山樓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一身
上塚
過唐水望堯山

過奉先
野興
山中憶故人
種杞
觀藥爐自戲
眼醫詩卷
張監院過
送友生
郭判官按察
送郝仲常遊北岳
雜詩
秋日
夢採精及甘菊
戲荅遺鹿皮冠
閱竇氏名方
楮母孝節詩卷
寄彥通
虞學士按察江東
張察院分司臨安
郝季常赴正陽幕

送成都術士
何太夫人壽
感事
旅夜
登保定市閣
寒夜
採野苣
酒令
鸚鵡
鄉人王母九十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叙
示張源
贈荅徐生
虞帝廟
憶金波通院
移甘菊
食菰白
簠尊宋秘監索賦
宋道人八十詩卷
寄荅祖文
楊子忠總管福州
送成判官
寄子東太守
感范女
送尹宰
送成從事
送東海相士
西市藥隱
贈荅學者
嘉甫從親王鎮懷孟
獨立
哭松崗先生
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哀徐生
烏古倫夫人挽章
侍其提學哀挽
名醫張國崗挽卷
劉仲文挽章
哭張之才
哀郭勸農

顧齋先生撰卷

第六卷

七言律詩類

春陰　秋日有感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叙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叙

登雄州城樓　夢先塋

宿玉泉村先父嘗歆卜隱于此

外家西園李巷　入山

晚眺　山中月夕

惡鳥　五月二十三登城樓

曉出西塘　南樓

良辰　午睡

新晴　野亭會飲三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二道

讀漢高祖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水燈
西窓
記夢并序
偶作
放哥
苍岸
幾葉
老大
人生
盆池
方鏡
有懷
樗簾
高亭
自適
世上
萬古
山石
夏日即事
冬日
馬酒
冬日
中秋
有客
現前
桃苍菊
夏日飲山亭
與客會飲野亭
白溝
午窓
平昔
次人韻
人情
夜雨
上塚
夏日幽居二首
晨坐
過徐橋
東安趙宋先塋

過東安
望易京
武陽故臺
定興文廟結杏
又
南鄉僧致公房
宿山人房有懷
玉皇峯
張處士亭故基
張氏西園
登武遂北城
七月九日往雄州
漢太傅嬰墓
宿華陽台
飲聞鷄台
過鎮州宿趙處士皇極庵
宿龍宮
洪元宮
雙清空堂遺址
賈氏溪堂
憩謁山寺
暮春山遊
西山雅會
有懷
除夕
又
偶成
野興
西湖
憫旱
會飲北山
春日遊山
水北道館
九日客至
秋夜
新曆
放歌
秋郊
對菊
城樓待雨

溪光亭看雨　積雨
秋霖　次韻憫雨
癸酉大雨次人韻　海南鳥
白海青　爆栗
醉梨　飲江漢白
薔薇酒　地仙酒
玉柱雙清香　玉簪
反垂柳短吟
次韻荅劉尚書號禮成
荅或者以所作孫子見示二首
次韻荅趙君玉
次韻范陽郭生
傳彥和壽子詩次韻荅
次韻王之才見
次韻荅張夢符
寄張之傑　寄彥通
示彩麟　示有寄
付阿仙誦　送董巨濟尋親
送人官吳中
張仲賢宣慰淮東　郭太守提舉松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人
贈趙文八十詩并序
都山劉文九十詩卷

訾相士詩卷
渡白溝
鎮州望抱犢山
溪光亭小憩
水門庵
登高有感
春遊
秋夕
秋望
題贈郄道人詩卷
遂城道中
避暑玉溪山
留題山房
井陘淮陰侯廟
樓上
新秋
夜坐有懷寄故人
秋日有感
盆池
痴人

虎甲
黑馬潭
賦仲誠席上[illegible]仲誠令題彥遠舉韻
螺
何
蛩
遠山筆架痕字以下七首乃以韻即席課趙生東齊詩物
折疊閒牌筠字
梅枝枝字
竹瘦知字
醉梁寒字
玉簪香字
秋蓮空字
西瓜
又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次韻荅河間趙君玉見寄
憶郝伯常
壽田處士
偶得二首
次韻荅劉仲澤
次韻叩泮宮
哭之才編脩
孫沁州哀挽
挽李漢卿
挽李漢卿
哭毋族空漱陽

第七卷

五言絶句詩類

明珠穴
滴水龕
石澤
春日
慎獨
毀譽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門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題村舍壁上己卯正月三日
村居雜詩五首
螳螂以下題屏上草宋四首

蝸牛
蟋蟀
螽斯
芍藥 以下題飲山亭雜花卉各
牡丹
萱草
薔薇
酴醾
夜合
罵葵
木槿
看雪
山亭獨坐 二首
題山水 例頭 二首內一首六言
偶成
偶書 二首
明珠穴
盆池
溪橋步月圖
出花
史處士挽章
春露亭書
觀石佛有感
呂洞賓畫像
絕句
鴈圖
商方爵
筆盤

第八卷

七言絕句詩類

臘盡
讀史評
試筆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喜雨書事 二首
九日九飲 九首擬黃渠元日十詠體

山行
春曉
仙人圖 三首
講學而首章 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驕吝
一元
今月
採藥
豳風圖 三首
銅雀瓦硯
以杖畫壁偶成
春暮
講八佾首章 二首
講人之生也直章
講求仁而得仁章 二首
新居
採柏圖
堯民圖 三首
觀海有感
山家
偶書
夏日
春盡
行樂有感
宿山寺
癡園
夢過先妣墓
庚辰元日 二首
漫記 三首
渼上
西郊
早秋
寒食道中
故園寒食
感事
記夢
己卯元日 二首
下山 三首

戲判遊山詩卷二首
草亭睡起
即事
可庵
癸酉書事
米元章雲烟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探春
酬寫真者
題秋景雨頭
寒食出郭
冬曉
許由棄瓢圖
題拈木竹石圖
夢中題吟風亭壁
月下
睡起
對棊
名吾山亭
書田舍壁
山家
喜雨書事四首
登樓絕句
萬壽宮館舍
次人韻二首
蠶齋
太來
題相上
憶歙山亭
絕句
山行遇雨
即事
山寺早起
答問日耽其雨端章
任生
勉齋

蹠齋　寒食
夜坐即席分賦燈花餅韓
紙帳　謝屋土載月圖
昭君扇頭二首　僧惠崇柳岸游鴨圖
題孫氏求慕圖　陶母剪髮橫拔
跋遺山墨跡　王君顧縱私屬詩卷
朱孝子割股詩卷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王治中請蠲免田　賀廉翁舉次兒子
長卿見子阿延百晬二首
荅友人見寄　寄毛得義

寄楊晉州　郝生知林州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送新安田戶
偶讀謾記二首　偶書
天命　雜詩
理西齋成　早起
宿山村　宿洪崖觀
大覺寺作　中山道中
大暑絕句　雪崖過雨
北窓看雪　賀正
人日　春夜

春夜不寐
中秋無月
山泉
煑茶
見梅
啼鳥
豆粥
戲題李勑縣得高野圖後二首
秋烟疊疊圖
梅崔扇頭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邯鄲歌桃圖
雨中聞雲溪不在
朱君挽童
故園寒食二絕
霜落
鼓城龍湫
聞角
落岑
次人望雨韻

第九卷

和陶詩類
和九日閑居
和乞食
和移居
和九月九日
和有會而作并叙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遠雨獨飲
和遠舊居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二疏
和詠荆軻
雜言類
觀雷溪
游郎山
掛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清江曲
光天添硯并叙
示孫詣
早發高黑口號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贈寫真田漢卿別字景延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三良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續類
白雲二章
樂府類
酌江月飲山亭月夕
玉鴛鴦沈舟東溪
鵲橋仙
二喜雨
木蘭花
二
苦薩蠻
三
三田文
二飲山亭感舊
清平樂
二
三飲山亭留宿
四賀雨
五圍棋
人月圓

二　大常引
二　三
風中絮飲山亭留宿　西江月飲山亭留飲
水調歌頭同諸會歆王氏飲山亭索賦長短句傚晦翁体
念奴嬌憶仲良　喜迁鶯乙亥元日
南鄉子題外甥郭氏留晠堂壁上　二張彥通壽
菩薩蠻王利夫壽　朝中措廉公惠正謀舉兒子
臨江仙廉侯舉次兒子　二送王從事
西江月送張大經　二贈趙提學酒
先世雜事記
西堂改葬後祭文三首　東堂改葬後祭文
先世行實六條　先君記事
郭氏親事始末原缺

第十卷

附錄追贈靜脩文類

靜脩先生墓表　薦劉先生充國子祭酒書
請劉先生教子疏二道　攬夢吉詩
祭劉先生文　靜脩先生壙記
書靜脩先生碑陰　創建靜脩祠堂疏
靜脩先生祠堂記　靜脩先生畫像贊一首

乞褒贈劉公書原缺　建言從祀五章原缺

奏請靜脩從祀孔子廟庭疏

靜脩先生文集卷之一

容城劉因夢吉甫著

理學類

希聖解

歲丁卯　是月　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沙雞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即而援之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

明神曆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哉此言于是乎吟清風美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噓喟而歌曰湛尔太虛兮性禽之所居兮皓尔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机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于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禀太極之真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浯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坤吾母吾其子焉藾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悚乃立手而言曰駰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搢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形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窓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為友與造物

為迭胡為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家以太虛之歌引家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子赴之子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于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于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家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為聖人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為萬事終焉而合復為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家也家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家為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子脩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睿

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弃而反以我為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子於是叩首而謝曰駉也昧道懵學倥侗顓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剔開茅塞洞見天君駉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叙學

性操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其為陳讀書為學之次叙庶不至於差凡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歆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

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閒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于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刻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

秋為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迹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援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大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尔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體察為之權衡析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羸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因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剗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淵以為高淵實昭曠闢廓懇惻然後為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

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波瀾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飏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録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謙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于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于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晉文之奇作譜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揔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

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徵計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宗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于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觜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者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

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畧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大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劉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佐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皆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

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潤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藝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

効晚唐之萎靡學溫李之溫新擬盧全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辯敷粲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

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康東昔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炳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爭奮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故宋高祖能書不足厭人望創移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為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愽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

長短淺深遲速各應于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為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磊磊以偷生子子以自存失天之至善壞已之全材也嗚哉諸生毋替茲命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已而後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尚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為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為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為之者其畫八卦次叙者則曰大傳既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為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為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即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相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為興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為有河必圖至與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

畫先天畫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于列御寇之書九宮之文見于張平子之言而其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于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其劉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為北方陽氣之始七為南方陽氣之盛九為四方陽氣之究而與畫合矣而畫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為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為九九究則復下變而為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為九為玄者亦無不可然于畫亦安見其不合哉必以洛書為說也就使列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亦不必遂以為河畫也夫九宮之說出于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即以九宮正為八卦也斯為九宮之說與河畫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其于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為畫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為助乎彼又為邵子　方圓之象而氏八卦亦以河畫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

曰龍畱之說未必出于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之為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畱則朱子亦謂發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為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穆种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畱為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為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為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畱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間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為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為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

陳尚義刊

以為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所予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反理自得而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隱于方士而發于希夷為無可疑而不必強為授于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羲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為正也波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為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范氏

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偽而攻偽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意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謙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于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

天圖之左方震一离兌二乾二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离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爲二大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即太極圖右方陰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离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离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爲書所以首乾坤終坎离終既濟未濟而先天之爲圖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數五凡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天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叙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所毋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

之法非梭畫卦之本此其為說似也然及自為畫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為白圈黑圈為五相間而為十以白為天奇以黑為地偶取三奇為乾三偶為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為者而謂出于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于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為六為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為十為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于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万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已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為卦畫之源而歆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勿之或而其為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叙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為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為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于已手之所纂輯者自斷以為必合乎天之所出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參攷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所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潛誌之不是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仲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歆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潛誌之過而又不攷乎坎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潛誌之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乾道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端爾又八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illegible]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與心即大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者無極所謂人之所以宗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太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三者即太極圖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先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脩新齋記

中孚彖

本義於中孚彖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彖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虫之孽者以釋之予謂于其凶以孽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為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真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為然亦不知其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离之象也离則有水虫之象焉故在頤則為靈龜在中孚則為豚魚是特取其象焉尔非必謂其真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不得而知也孫仲誠並過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節彖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彖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彖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

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限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櫝蓍記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而[illegible]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illegible]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illegible]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五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

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約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

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十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言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一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

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而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紓而伸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

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玄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不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其三蓍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後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君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

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所當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說類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夫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陰陽者而聲

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關關亦莫不合也如以進退在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鶩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鵾鵾所以協鶩也喈喈所以協雞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于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齦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

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俠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予有期望甚

重才業甚備入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主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樸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僻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事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彼前之說行亦不[illegible]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illegible]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illegible]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illegible]名其齋蓋將

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所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其書

皇甫瑛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所像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強梁也陰之慘屬焉蓋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捄之也既長誤以予為鄉先生以其執贄來見而歆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桎梏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寫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

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字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鑑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彖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彥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記類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于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

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脩其道以明其德人歆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啤吟化而謳歌暴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于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于不宣化而不已至于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二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于我合我于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閉陽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群生寘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于人心聖人之化布于方策頤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戡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于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孟亦有意于宣其上之化也

且請予記之以為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于此待日月于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永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駰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淩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住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礦一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為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烟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予問用他

段共刊

所行曰嘗收瘠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嘗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為飂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為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大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被髦士兮尚不稱老況軋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處予直眷茲人兮與俱俞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雲遥遥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一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于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

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嘯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餵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其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天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馬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群蜂近人尼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焉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待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于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饕餮古罍記

或者蓄一銅罍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馬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罍無疑而謂其象則饕餮之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歌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罍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歌知之則為悖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博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惑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于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之字於藝也遠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

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已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皆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位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況可以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邁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拔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于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高林重脩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

五代之際乂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于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無字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門之師豈無官而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盡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

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寐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闢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耳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逞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段共刊

相形相倚相仗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或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老爲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于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予既有取于麟則吾不得嘿嘿于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于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于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予

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剥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以當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鄉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別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起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為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寃獄為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即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為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未足以知允中者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

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其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固非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姸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予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為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

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於陰知養也感夜半機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況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絕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貴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

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以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序

中[illegible]其像序

堂寢之制[illegible]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illegible]情文相[illegible]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不[illegible]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脩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況先儒之所欲脩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脩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

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為一無為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圜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彖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廣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奸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秦奏春者為一者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

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代歲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時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而去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未學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脩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

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蓋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心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于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羮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倡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蓂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有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盍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

位置於前發咲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其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痊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六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腫于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數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列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

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于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戎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六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其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能於此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人恒欝欝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一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以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今學乃能世其儒任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

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佐[illegible]而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醻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處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

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于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其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後而良佐與馬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瘴癘逐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太然一息訖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踏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偕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予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

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伍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著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惕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爲大也若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嬉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為三卷命其為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車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為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韞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賁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

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為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為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曰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時取而以俯捧觴之與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

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矣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嘗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

一嗒然此又可學景迹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者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為女真人其祖石倫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脉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絶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

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岩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亡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涂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存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illegible]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illegible]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之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忘乃叙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況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全諫名士王脩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illegible]有風範而君之真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為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illegible]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思於後世之為士者矣予因歌黃泉且詠姨母李夫人果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徒婦果勝丈夫之向乃慨然為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

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書類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

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鼎鑊斧鉞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尚敢懼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跡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賢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

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
弥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逸之人亦將
出而仕矣況某平昔非隱逸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
慶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
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
繼以痞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
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
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
分白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
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舍
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
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令
至其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
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令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其
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跛
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
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
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閤下俯加矜閔曲為

保全集實疎遠微殘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其再拜

與王經畧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已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欵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往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覘候未聞秋嚴維順皆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畧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大梢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某刪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辦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却望付下時一覽

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辯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矣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迕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裒一咲也參厥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月十一日其再拜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所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衛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即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後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却付下近通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諱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其又拜

與郭子東手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墓之例但有誌尔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其再拜子東奉謙大孝苫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揔管府廉孚等謹致書于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尚克溫等備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稽瘍醫兄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瘍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嵎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即以是為五毒則不

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為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為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尚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及一二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尚賴相去甚遠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可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州牧年甚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疾亟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治裝為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

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其復位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合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素即往誠不敢虛矯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illegible]往復亦止此而已矣其再拜

答何尚書

某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世故當也然易之風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嘗若無[illegible]於館於歲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歲書[illegible]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其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識之其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啟自猴與仲實交皆切聞家世比季之美而執事晤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彥通來聞扶滿家居而僕方私或以事三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

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數執事也比當面叙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荅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切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顧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門癡坐蹤跡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疎故人日疎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顧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領四月間見寄詩其賦叙平實而興寄高遠辞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辱又槩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顧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和荅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荅　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為縣學師者

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其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其字其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事行頗可為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為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為得也恒之習之廻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溪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答仲誠問易十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陽氣尚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戌草則炳然而成

丁陽強不為主其勢遂與陰丁萬物之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然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為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陽受始而陰壬之

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髕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强髕寅干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二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駰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十日中

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目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
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興奔吳氏喪
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
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尚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
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
來人之傭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
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他實近出來即送書去比
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宣克溫無異此駰再拜太醫
先生侍下

靜脩先生文集卷之一